

有一门哲学叫“做官”

猛虎市长

在变动不羁的仕途中，我们无法预知什么时候会被出卖、会被淘汰，唯一能做的就是提醒自己，**算清每一笔政治账。**

度政 著

为了察觉圈套，你必须变成狐狸；
为了吓跑豺狼，你必须变成猛虎。



300万读者
口碑盛赞

作家出版社

有一门哲学叫“做官”

猛虎市长



度政 著



YZLI0890112446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猛虎市长/庹政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063 - 6162 - 0

I. ①猛… II. ①庹…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9224 号

猛虎市长

作 者: 庹 政

责任编辑: 王宝生 苏红雨

封面设计: Plus2Pounds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成品尺寸: 168 × 235

字数: 360 千

印张: 25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162 - 0

定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 序章 / 1

他开始振作起来，在他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面临这样的危机，但每一次他都力挽狂澜，扼住命运的喉咙，把危机变成机遇。这一次，虽然来势更加凌厉、凶猛，他依然将正面迎战，心若猛虎。

/ 第一章 对于政客来说，勇于应变是最重要的能力 / 2

他必须尽快在他的市长任期中做点儿什么，干出点儿让省委眼前一亮、给予肯定的成绩，促使省委下定决心。这是一种赌博心理。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回顾他的人生，或者说是仕途奋斗，几乎每一次前进都带有赌博性质，而且这一次看起来比以前风险要小得多，更有把握，更容易控制局面。可是，突然之间，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权力的泰坦尼克前面突然出现巨大的冰山。

/ 第二章 在官场很难改变剧本，但可以选择角色 / 31

“懂得权术的人才是成熟的人。从这一点上，你还算不上成熟。不要再为自己的失败抱怨谁了，谁也责怪不着，除了你自己。想明白了吗？”陆虎城轻蔑地微笑起来。

甄擎脸上的表情崩溃了，毫不掩饰地堆了痛苦和愤怒，还有一些茫然无奈。陆虎城的话让他无言以对，陆虎城那种恬不知耻的态度和傲慢自得的表情让他更加不知所措——他不知道陆虎城为了今天这场交锋准备了多久。突然之间，他失去了说话的兴趣。他发现他根本不该来和眼前这个人说话，他们似乎像是两个世界的人，他猛地站了起来：“如果政治真是你认为的这样，那么，你就好好玩下去吧。我会一直看着你的。”

/第三章 阴谋在工作的名义下，也会冠冕堂皇 /66

实际上，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一言堂做法，至少在这一段时间内，他将控制整个城市的舆论导向，整个城市媒体的话语权。与会者都明白市长的政治意图，这本是他今天召开这个会议的真实目的。拿破仑曾说过：“三张敌对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在即将面临的战争中，他既然占据了主场优势，就必须好好利用，如果在宣传这一块阵地上都不能控制局面，那他这市长就不是猛虎了。

/第四章 权力场中的十诫 /134

从这个时候开始，陆虎城进入新的剧本，他的人生掀开了新的一页，接下来的日子跟从前的历史完全割裂，一个新的陆虎城出现在人们面前，或者说，是陆虎城展现了他的另一面，无论他是不是一种表演或者这本就是他生命中的另一种真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绝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这就是陆虎城，这就是作为官员形象的陆虎城，这就是他们认识的陆虎城，虽然有些另类得令人侧目，但咄咄逼人、锋芒毕露。

/第五章 每一次政治交换，总会殃及一些小鱼小虾 /187

实际上，这很正常，这些常委们，他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手握权力之柄，叱咤风云，当他们离开领导岗位的时候，无法一下子直接从权力的巅峰坠落谷底，承受那种巨大的落差。而人大，就是他们的一个过渡性舞台，一个保护性的缓冲地带。正因为深深品尝过权力的美妙，才倍加珍惜现在每一次来之不易行使残存权力的机会，一旦听到权力的召唤，就会像士兵听到冲锋的号角，踊跃而至。

/第六章 生命在于运动，当官在于活动 /220

平级调动是上级领导处理某些棘手问题时常用的一种举重若轻的手段，也是大部分官员仕途生涯中可能遭遇的一种挫折，听起来像是正常的工作安排，实际上是一种处分：失去了实在的权力而保留一个空壳。因为保留了这个空壳，从而保留住了某种“面子”，不至于太伤感情，有利于维持稳定的大局，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做官的人栽筋斗，宛如猫从高处掉下来，总能四脚着地，不致太狼狈。”

/第七章 在官场，目光所及，一切皆可交易 /264

他回顾陆虎城的历史，似乎每每印证那句话：每一次危机都会诞生新的王者。陆虎城正是从一次次危机中得到锤炼，把每一次挫折都变成成长的台阶，每一次跌倒在地，每一次都能够咬牙爬起，昂首继续前进。现在，他决心做这位猛虎的终结者，阻击这位官场强人，他经过慎重、反复的权衡，认为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再次坚定自己对于这个人的固有看法，他绝不能让这种人再次化险为夷，因祸得福，攀登权力的巅峰。

/第八章 权力的右手指向天堂，左手端着地狱 /306

或者说，这个权力的节场就是由各种层次的战场组成，当你在一个层次千辛万苦击败势均力敌的对手，还来不及喘息一下，一个更高层次的战斗，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就已经在等着你了，这种残酷的权力斗争，像不断重复的电子游戏，除非你一路披荆斩棘最后击败大 BOSS 走到终点，或者你被淘汰出局，否则不会停止。

/第九章 做官的快感就在于，等待和希望 /359

第一次，他对自己的人生产生某种疑惑，有一种隐隐的悔意。他一生追求权力，并且最终得到了某种回报，享受过权力带来的荣光。然而权力这头怪兽，也吞噬了他人生最好的岁月，吞噬了他的某些感情和道德，正如一柄双刃剑，伤人也伤己。而现在，这头怪兽似乎正变得疯狂，难以控制，或者说是某种积累的爆发，似乎要将他整个人连皮带骨吞噬。

序章

四月。云州。夕阳西下。

陆虎城静静坐在窗前，空荡荡的天空中，风在吹着，有几只鸟，飞得高傲而孤独，他的心中，充满愤怒和痛苦。

太阳升起，太阳落下，这座美丽的城市将会更加美丽，这座美丽的城市，总会有一个市长的。

不是他，就是别人，这种残酷的更替不会因为他而例外。

这是一场延续十四年的权力恩怨。两个官场强人的权力对决，似乎到了最后的胜负时刻，同时影响的，还有投资十七亿的锦绣商业园区，五位市级领导的命运，三位省委常委的交锋，所有的一切，都因为他，陆虎城，西川官场令人凛然的猛虎市长。

后悔吗？这个突然冒出的想法让他感到可笑，不屑一顾。那么，他们呢？他想到了几个人的名字，如果这几个人从来没有遇到他，该是怎样的人生？如果从此以后，这几个人的世界里不再有他，他们又将如何？

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进行这种遐思，这冲淡了一些他的沮丧和抑郁，渐渐地，某种固有的东西重新在他的身体内凝聚，他开始振作起来。在他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面临这样的危机，但每一次他都力挽狂澜，扼住命运的喉咙，把危机变成机遇，这一次，虽然来势更加凌厉、凶猛，他依然会正面迎战，心若猛虎。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那么，就来吧！

第一章 对于政客来说， 勇于应变是最重要的能力

一切从接到那个电话开始。

两个小时前，在政府常务会上，陆虎城的手机突然振动，幸运的是，他当时没有在发言，所以起身离开会场接了这个电话。在确定了他的身份后，电话那边问：“你知道我是谁？”

“我听出来了，你是老邵……”由于是陌生号码，陆虎城并不十分确定。

“常委会刚结束，叶杨到云州。”电话那边简洁地说，然后挂断。

有几秒钟的思维停顿，但是他立刻反应过来，似乎有什么东西刹那间从他身体里抽走，只是一时还来不及去感受。他平静地回到会议室，几分钟后他做了总结发言，依然是他那种一马平川的猛虎风格，强调了重要性和目的，提出任务和要求，气势凌人，没有与会者能够从他偶尔、极短暂的走神中捕捉到那一丝异常。

结束会议后，他吩咐办公室主任付德昌立刻把会议精神整理出来，做成文件传达下去，叫秘书罗四维自己下班，不用管他。回到办公室，关好门，把靠椅搬到窗前，茶杯放在旁边的茶几上，坐下，放松，闭上眼，这个时候，他才开始脱离刚才那种强撑出来的镇定，全身瘫软，可是这一刻，他的思维却是异常清醒。

那个电话最后一句话证明了他的判断没错，打电话的人是省委办公厅副

主任邵光。邵光没有用他自己的手机和座机，而是用了一张备用的卡，陆虎城知道这是邵光一向的谨慎，同时，这也传递出某种复杂的信息：这个电话很重要，也具有一定的风险。

重要是毫无疑问的，风险也是。这种违背组织纪律的行为，是所有官员的禁忌，邵光敢于冒这种风险，是因为他希望获得的利益超过这种风险，同时，他肯定自信地认为，他做了充分的预防措施，哪怕万一出现什么意外，他也能够从容脱开干系。但是这时候，陆虎城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去替邵光着想，如果将来他需要对这位副主任做某种回报，他毫不在意的。他考虑的是邵光这句话，他必须从这一句话中分析出尽可能多的信息来。

第一个关键词是常委会。

西川是一个超级大省，每一位省委领导都是日理万机，如果单是机床厂的并购案或者锦绣园区的问题，都不足以让省委召开常委会讨论，纪委或者其他相关部门就可以直接决定并采取行动，那么这个讨论很有可能是因为自己这位云州市市长，当然，还有刚刚退下去的省委副书记张红旗。

第二个关键词是叶杨。

想到这个名字，陆虎城一阵心悸，眼前闪过那张冷漠而高傲的脸，十几年来，记忆还是那样的清晰、深刻。从某种意义上说，“叶杨”这个名字甚至比“常委会”更加重要，更加让他感到压力。

谁都知道他和叶杨的特殊关系，这半年围绕锦绣园区的问题，多次传闻省里要派工作组来云州，陆虎城早已做好各种应付准备。但是现在，委派叶杨来担任这个工作组组长，再加上通过了常委会讨论，多少表明了省委的某种态度。

这个结论让他感到沮丧，看来省委是下定决心了。云州市市长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他毫不怀疑，这一次将超过他从前遭遇过的任何一次仕途危机，他迫切需要更多的信息和帮助，但他无法再给邵光打电话求教。这样会让对方轻视他，而且既然邵光只告诉他这么多，他在打这个电话的时候，肯定就已经考虑好了。

同时，他绝不会弱智地认为邵光这个电话是向他表明某种态度。像他们这种级别的官员，除非万不得已，很难结成牢固的政治同盟，当然更不会有真正的友谊。无论邵光出于什么目的给他打这个电话，只不过是暂时签订一种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无形契约，在将来，可能会在某种默契中予以兑现，并

且只有当他们各自都还掌握着某种权力时，才能保证这一契约生效。

考虑到这一点，似乎表示这位比较接近西川省委决策核心的副主任还对他抱有信心，至少，没有简单地认为他就将一败涂地，这多少给了陆虎城一点鼓舞。他继续沉思了很久，像无数次的从前，陆虎城振作精神，站起身拿起手机，拨打了一个存放了很久的电话。

电话接通，彩铃是首好听的英文金曲。

“甄擎？”在确定了对方面身份后，他报了自己的名字，“我是陆虎城。”

“听出来了。什么事？”电话那边很平静地问，口气似乎还带着一点不耐烦，好像两个认识很久的老朋友在随便闲聊。实际上，他们已有十几年没有见过面，没有听说过彼此的声音。

“见见面？”陆虎城想象着对方此时的表情，但没有成功。

“好吧。”电话那边迟疑了几秒钟，“在哪儿？现在？”

“现在。你过来接我吧。我在市政府对面那家三菜一汤门口等你。”陆虎城用一贯的口吻下达了命令，这有一点点冒险，对方可能会拒绝他，但是幸运的是，只停顿了一秒钟，他就听到了想要的回答：“好吧，十分钟。”对方抢先挂了电话。

陆虎城无声地笑了。他对这个人的判断没错，十多年过去了，他还是保持着那种个性，永远不会向他示弱。他本来为他准备了一些说辞和理由，现在看来已经不需要了。

十分钟后，陆虎城上了甄擎的车。

三菜一汤是一家餐馆，距餐馆十米左右有一个报亭，陆虎城装作挑选杂志，下班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会儿，不会引人注目。

甄擎的情况他早就让罗四维调查得清清楚楚，比如他有一辆二手的捷达车，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副驾上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孩，或许是从反光镜看见陆虎城那身灰旧的夹克，她不屑一顾，连头也没有回，甄擎也没有给他们做介绍——他肯定不会做这种浅薄弱智的事，陆虎城自然保持沉默。

汽车过了云州大桥，几分钟后到达云州师专，甄擎张扬地把车停在学校门口，女孩哼了一声，转过身不满地看着甄擎，然后叹着气伸手把他风衣的领

子立起来。从陆虎城的角度看过去，这位“老朋友”棱角分明的下巴弧线突显而出，加上眼中的冷漠和不羁，他不得不承认甄擎这种成熟男人的魅力具有格外的杀伤作用，尤其是对那些没有经历过多少人和事的女孩。虽然，他现在的年龄已经五十有一。

女孩毫不在意车上还有另外一个男人，也不在意可能被同学看见，侧身在甄擎的脸上狠狠地亲了一下，然后下车，关车门的时候，她瞪了一眼陆虎城，满脸怒容。

“她在生你的气。因为你，她损失了一次品尝西餐的机会。”甄擎欣赏地看着女孩子蹦跳远去的背影，淡淡地说，“当然，你也让我损失了一段浪漫、温馨的美好时光。”

女孩瞪他的时候，陆虎城看清了那张美丽精致的脸蛋，一眼可见的幼稚、单纯，打扮花哨轻浮，但充满生气，浑身上下洋溢着令人羡慕的年轻活力。显然，她很少看电视，更不会关心时事新闻，所以不认识这位云州权力人物。也许是女孩的漂亮和年轻让他突然感到了嫉妒，也许是女孩的目中无人让一向受人仰视的他不快，陆虎城冷笑着脱口而出：“你也只有骗骗这些女学生，在冲动无知的年轻人身上寻找共鸣了。”

“就因为你连这种冲动也没有了？”甄擎毫不动容地反击。

“看来你对目前的生活很满意，那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

“直说吧，你有什么阴谋。”甄擎冷哼一声，“打发了你，我也许还来得及安排另外一个约会。”

陆虎城摇头，眼睛里满是愉快的笑意：“不要总是想着我来找你就是为了阴谋。”

甄擎一脸怀疑和不屑。

“好吧，我就直说了吧。我找你来，真的只是因为……”陆虎城叹气，表示屈服，然后开始缓缓咏道，“是蝶非蝶，是空非空，是我非我，时我非我……”

车身轻微地晃了一下，但吃惊的表情只在甄擎脸上停留了极短暂的一瞬，他淡淡地说：“是通过网警吗？我应该想到你有这个兴趣，也有这个能力。但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很多网友都知道‘时非我’是我，包括刚才那个女孩，就是我的一个粉丝。准备怎么办？搞文字狱，还是决定法外开恩，所以先到我这里来讨好卖乖？”

“你这人，怎么老是人心唯危。”陆虎城坐了起来，双手扶在前排座位的靠背上，身子前倾，炯炯地盯着驾驶者，严肃地说，“你的文章我都看了，虽然有一些观点尖锐，但那是你的言论自由，只要你不违法违纪，谁也不能剥夺你的这种权利。实际上，我也正是从这些文章中，‘认’出你的，然后才知道你在这个城市。你还用‘时非我’的名字给市委市政府写过一些群众来信，信里提的一些建议，我都认真考虑过，觉得合理可行的，我都一一采纳了，你不会不知道。”他一脸正气，似乎一回到跟他工作有关的问题，他就会自然而然地显得神采奕奕、自信满满。

甄擎有些发愣。就在这一刻，他一直忌讳的，那种存在于他们之间的差距突兀地显露出来，让他觉得难以接受，虽然他在接到陆虎城电话后的十分钟里，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我也很奇怪，我本以为我们一直不会再见，这一生都不会再打交道，你会远远地离开官场，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这个曾经重创你的圈子，但是，你还是那样关心时事，参与政治，充满热情，理想主义。”或者意识到了自己的锋芒，陆虎城收敛了一些，语气平和下来，用词也偏向褒扬。

但是这已经足够打击驾驶者。有好几秒钟甄擎走了神。幸好滨江大道平直宽阔，他的车速也不快。他有些愕然和愤怒：他怎么就能这样坦然，这样理直气壮，这样心安理得地说这些话？他就对十六年前的事没有一点愧疚和羞耻？！他发了一会儿呆，才缓缓说：“一切社会问题，归根结底都要与政治扯上关系。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之人，我无法对我身边的人和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所以有时只得跳跟大喊几声。这是一个公民的责任心，匹夫有责。如果你想奉劝我以后不要……”

“怎么可能！我无权剥夺你这种权利。”陆虎城举起手打断了他，“我没有看错人。你一直是这样的人，我也一直尊敬你，我们的政府工作也正需要你这样的人配合和监督，这也是我今天特意来找你的原因。我想请你看一下刚刚出台的《云州市产业发展战略规划》，提一些意见，你可以发在网上，发到你的博客上，让更多的网友来参与这个讨论，我们会参考广大市民的意见，进行修改和补充，最后完善这个《规划》。”

甄擎认真扫了几眼一脸正气的云州市市长，试图揣测这些冠冕语言下的真实意图，问：“想让我唱赞歌，引起某位省领导的注意？”

“不，我更想听到你严肃的批评。”陆虎城神色不变，虽然，他非常惊诧他这位“老朋友”的敏锐，虽然甄擎的猜测并非完全正确，他的阴谋非常复杂，也许永远用不上，他却不得不未雨绸缪，早做埋伏。

很长的一段沉默后，甄擎平静地说：“我答应你。”

“我有你的信箱。我会把翔实的资料全部传给你。”陆虎城如释重负，他没有掩饰这种情绪，他知道本就无法欺骗他这位聪明过人的“老朋友”。

“虽然我答应了，但有些话我还是要告诉你。”甄擎又恢复了开始时那种无所谓冷漠和从容，“看来我的判断没有错，你很可能正在遭遇一场空前的政治危机。是锦绣园区吧？我虽然没有完全明白你为什么要让我来做这件事，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可以肯定，我将成为你的一块砖头，砸在某人的头上。”

“那你为什么还要答应我呢？”陆虎城问。他有些佩服，十六年过去了，他们虽然走在两条不同的人生道路上，但是这位老朋友的政治敏感丝毫不减。

“因为你虽然是个无耻的阴谋家，可还不算是个烂透的坏蛋。”甄擎的嘴角浮起一丝讥笑。

“你还是和从前一样。”

陆虎城过了好一会儿，才轻轻说，听不出这句话是褒是贬。

汽车驶出滨江大道时，陆虎城把今晚准备见的人再考虑了一下，决定了下一个名单：“送我去左岸水榭。”

甄擎无声地执行了这个要求。

到达左岸水榭时，陆虎城摸出钱夹，掏出一张通行卡递给甄擎。

“我多次在西川日报和云州日报上看见你的廉洁事迹，看来是假的，你也是个贪官。就算一年前房价低一些，这里一幢别墅少说也得两三百万吧。”甄擎扫了一眼金光闪闪的通行卡，递给迎上来的门卫，门卫在值班室电脑上一插，验明真伪后还给他，立正敬礼，然后自动门被打开。

“出来的时候不需要吧？”甄擎把卡还给陆虎城。

“不需要。车辆进出有自动识别系统。”陆虎城收好卡，笑着说，“你没有看上面的名字，户主不是我。我只不过暂时使用一下。”

“胡迁。我早看清楚了。”甄擎脸上露出暧昧的笑容，“大千集团的董事长，锦绣园区项目的幕后老板，也是这片别墅的开发商。云州响当当的大人物，换

个通俗的说法：黑道大哥。不过，现在别人都尊称他为胡总了。两位携手共进，一大富一大贵，当真天作之合，可喜可贺。”

陆虎城没有理会，指点他把车在一幢别墅门口停下，下了车，关好门，挥手说：“后会有期。”

甄擎没有回答，猛踩一脚油门，喷出一股轻烟，似乎这就是他此时的心情和对这位云州市市长的态度。

陆虎城微笑着看着汽车消失在黯淡的霞光里。他多少理解这位“老朋友”此时的心情，正如对方也多少猜到他的一些意图，可是甄擎肯定猜不到全部，更猜不到他将在接下来这场暴风雨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有什么样的遭遇，甚至这一切，连陆虎城这个策划者自己现在也不知道。

“做一件坏事和十件坏事的后果，大部分时候完全一样。”胡迁十六年前说的这句话一直记在他心中。做坏事的时候绝不能拖泥带水、瞻前顾后，充满陷阱与阴谋的权力场上，既然参与，就要有面对失败与出卖的勇气和智慧。

他转身，定了一下神，走上台阶，按下门铃。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门被轻轻地拉开，门后是一个年轻的女孩，有些胆怯又有点欣喜的样子。

女孩乖巧地半跪在地上，从鞋柜中拿出拖鞋，亲自给陆虎城换好，说：“我给干爹做大餐。”

“今晚不能吃大餐了。等会还有事。”陆虎城歉意地笑。

女孩失望，立刻又振作起来：“那我去给你煮饺子，一会儿就好。”说罢飞快地转身，碎步奔进厨房。

接下来是一段静谧而温馨的时间。饺子端上来后，陆虎城沉默地享受这种他一生热爱的美食，女孩安静地看着他，他们都不说话。大多数时候，陆虎城用餐的时间也是工作，难得像现在这样轻松随意。女孩收拾残局的时候，陆虎城打开电视，笑着对女孩说：“你给胡叔打个电话，就说我在这里，让他过来一下。”

胡叔就是胡迁。

刚才甄擎说得一点没错，胡迁就是西川有名的民营企业大千集团的董事长，也是锦绣商业园区承建方大千房产的幕后老板。这片左岸水榭别墅区也是大千房产开发修建的，陆虎城和袖子现在的这幢别墅，是胡迁的私人房产，虽

然袖子在这里住了快两年，但名义上，袖子只是胡迁的保姆。

这幢别墅的主人，自从“保姆”进门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是两个男人心照不宣的默契，而袖子也默默接受了这件事。现在，第一次，她的雇主，跟这幢别墅有关的三个人都要聚在这里了。

袖子拨通了胡迁的电话，迟疑一下，轻声说：“干爹在这里，请您过来。”

她望着陆虎城，他对她点点头，表示她做得完全正确。他肯定她不会说他的名字和职务，所以没有特别要求她如何说话。他没有自己打这个电话，是因为他对于电话有痛苦的记忆，从而让他养成了谨慎的习惯，或者说是一种怪癖，任何时候都尽量避免因为电话留下某种线索。

袖子放下话筒，说：“他说好。”

“你先收拾一下，等会上楼去玩电脑吧。给你胡叔泡杯茶，我……也来一杯茶吧。”陆虎城维持着笑脸。

一刻钟后，胡迁按响了门铃。

袖子已经上楼去了，陆虎城亲自开了门，两个男人在门口无言地对视，几秒钟后，他们坐到了沙发上，望着电视上的新闻联播，有些心不在焉，似乎又是全神贯注。

“是不是很久没有这样悠闲地看电视了？”最终是胡迁开了口。

“我们也很久没有这样单独在一起了。”陆虎城把电视的声音关小了一些，话锋突转，“叶杨要来云州了。”

有几秒钟的停顿，胡迁叹了口气，说：“我刚刚也知道了。”

陆虎城呆了一下，没有把惊诧表露出来。他知道胡迁神通广大，五年前大千集团总部迁移到省城，胡迁并没有浪费这些年的时间。他也没有问他是从什么渠道得知的，这没有必要，他们彼此相交这么多年，如果觉得有必要让对方知道的，一定不会互相隐瞒。比如现在。

但这个消息还是让他们沉默了一会儿，两个人脸色都黯淡下来。他们都非常熟悉这个名字，正如叶杨也同样熟悉他们，十三年前他们就打过交道，或者说是交过手，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都认为对方是一个劲敌。省委这一次安排叶杨来做工作组长，肯定做了某种充分的考虑，具有特殊的意义，而这对于他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凶多吉少的信号。

“这一阵我看了很多我儿子的书，有一本书说：应变力是企业最重要的管理能力。”胡迁笑着说，“对于一位权力人物来说，勇于应变也是最重要的能力。”

陆虎城脑中闪过一张年轻英俊、高傲的面孔，他在锦绣商业园区的一个拓展会上见过这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胡迁唯一的儿子胡中正，有胡迁年轻时的张扬和气势，言行举止咄咄逼人，但更加骄狂，故意表现得儒雅和谦逊也带着一眼可以看穿的做作，一副少年得志的标准模样。作为大千房产的副总，他主持了会议，他向来宾介绍大千房产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时候，不是说“这是我们公司的总经理”而是“这是我的总经理”，加上他那种主人翁的语气和表情，似乎两个公司的最高领导就是他的私人财产一样。当然，实际情况也相差无几。这个细节给贵宾席上的陆虎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当时就在心中冷笑，这种“天之骄子”，或许能够迷倒年轻无知的少女，但要让在场的那些老狐狸一样的商人就范，那还远远不够。

“好，我们就来勇于应变吧。”陆虎城移了一杯茶给胡迁，然后拿起自己那杯揭开盖碗，吹了几下，浅浅地吸了一口，“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他的消息了，你常在省城，应该对他有一些了解吧？”

“一如从前。廉洁、正直、六亲不认、只认原则。什么都打动不了他，诱惑不了他。前年在堰市，我一位朋友就栽在他手中。”胡迁摇摇头，表示对这个人的无奈。

“你在省城有不少朋友吧？”陆虎城看着茶杯中升腾而起的丝丝水汽。

“这很难。除非是省委书记和省纪委书记，其他的人对叶杨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在工作上他从不买任何人的面子，不会轻易妥协。这大概也是以他这种背景能力，却还是副厅长的原因。”他领会陆虎城的意思，可是只有苦笑。迟疑一下，他决定说实话。现在他和陆虎城的地位和力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眼前这位云州市市长，已经不是当年他们认识时，什么事都需要他来安排的毛头小伙儿了。“所以我来之前已经考虑过了，我不能做这种明知没用的蠢事。我跟我这些朋友的关系，就像……这茶，使用是有次数的。用一次就会淡一些，几次之后，就不能再用了。他们也不是小报记者，可以随便呼来唤去的。”

陆虎城扫了他一眼：“你的朋友似乎不仅仅在官场吧？”

“可惜现在不像古时候，咱们不能半路劫道，或者给他安排一个仙人跳。”

胡迁摇摇头，“对付叶杨这样的人，邪招也很难用得上。”

“叶杨并非真的就是柳下惠。”陆虎城若有所思地说。

“孟涵？这女人什么事都不搅和，安静隔绝。况且，他们音讯两断，应该有十多年没有往来了吧！”胡迁完全跟得上陆虎城的思想，不仅因为反应敏捷，也因为他和陆虎城都同时经历过十多年前的那些事。那时候，她是叶杨的女友，现在，是云州五中一位沉默寡言、离群索居的化学教师。

“孟涵这样，反而凸显当年对她的伤害非同一般，而叶杨这种自命君子、有道德洁癖的人，这么多年不跟她往来，这正常吗？事非寻常即为妖。”

“可以试试。”胡迁迟疑一下，点点头。

“无论叶杨的工作组以什么名义来云州，我们首先要反省自己的工作是否做得到位，事先做一些查漏补缺应该是有必要的。”陆虎城带上了一些套话，

“我们可以做一下假设，试想一下，如果让你来领导这个工作组，你会选择从什么地方开始工作，或者说取得突破呢？还有一点，省委既然作出这个决定，就不会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工作组也不会做捕风捉影的事，他们应该有一定的证据或者确凿的线索，很可能一到云州就能抓住什么。”

“是，堡垒总是容易从内部攻破。”胡迁点点头，眼睛眯起来，脑中一一计算：机床厂领导、破产清算小组、发改委、规划局、国土局、建委、税务……当初攻城掠寨，战无不克，可是现在，这些陷落的城堡竟然可能成为炸翻自己的地雷，所谓人生的变幻莫测，真是难以言说。他沉吟着说：“现在分析一大群贪官谁可能翻船，真是一件难事。这些工作本来应该由纪委来做的，他们才更专业。”

“如果人不好解决，那就解决事。可能出事的就是两块：机床厂和锦绣园区。”陆虎城道。真正到了具体工作上，他就会立刻恢复一位强人的本色，显示杰出的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前一块应该解决得很好，程序和细节都很周密完善。再说机床厂已经成为历史，清算小组早已解散，当年的账已经烂了，谁也无法找到那些原始依据，很多当事人不是退了，就是不在云州了，这一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锦绣园区。这里面牵涉的利益方多，谁也想不到风暴会从哪里刮起，任何一处漏水都可能弄沉大船。”胡迁点头说。

“谋事在人。很多时候多使一分力，就少一分危险，甚至很可能就是这